

端木蕻良精选集

雨露 杜黎明等 / 编



现代文学名家书系

语文新课标
必读

远方出版社

端木蕻良精选集

雨露 杜黎明等/编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顺义

封面设计:秋 枫

语文新课标必读
现代文学名家书系·端木蕻良精选集

编 者 雨露 杜黎明等
出 版 远方出版社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 010010
发 行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大中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字 数 4600 千
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3000
标准书号 ISBN 7 80595-989-7/G · 350
总 定 价 1056.00 元
本册定价 25.00 元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

前言

“中国现代文学”的起讫，为 1917 到 1949，约三十年。它的发生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，因此往往也作“五四新文学”。

中国现代文学上承古代、近代文学，下启 1949 年之后的当代文学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时期。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作家，如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冰心、沈从文、丁玲、闻一多、徐志摩、萧红等，他们以他们的小说、散文、新诗、戏剧作品，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。

轻推现代文学之门，一阵现代白话的清新之风拂面而来。它一扫骈文八股整齐划一的晦涩与沉闷，开始在现代生活的黑白琴键上弹奏自由、潇洒而灵动的旋律。我们和老舍一起品评红墙碧瓦的北京城，见林语堂点起烟斗思量秋天的况味，与徐志摩挥挥手与康桥话别，共鲁迅笔走游龙写下没齿不忘的纪念；我们窥视到社会动荡中人们精神的嬗变，震撼于内忧外患下华夏土地上的悲鸣，感受着死水微澜中的垂死挣扎，体味着先知先觉的人们内心的悸动。

然而时代转身的脚步急促踉跄，许多作家与作品虽石

破天惊，却终因社会生活幕换景移，过早地归沉于历史的深渊。有鉴于此，本社经过精心选择，收集了中国现代文学时期里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、短篇小说及诗歌、散文的代表作，每人汇成一集，分则可见某一作家创作的基本面貌和实绩，合则可以总览现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。期待年轻的读者们能重新发现进而体会到它们的启蒙意义，再次敲响那一架架思想的沉钟。

盼望这钟声不息！

五四的精神不息！

文学的发聵不息！

编 者

目 录

鹭湖的忧郁	[1]
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——百哀图之一	[10]
吞蛇儿——百哀图之二	[20]
遥远的风砂	[27]
万岁钱	[40]
雷 夜	[46]
浑河的急流	[55]
憎 恨	[76]
被撞破了的脸孔	[92]
生命的笑话	[104]
初 吻	[118]
早 春	[132]
女 神	[157]
红 夜	[164]

现代文学名家书系

新都花絮	[177]
永恒的悲哀	[294]
《大地的海》后记	[297]
有人问起我的家	[302]
我的创作经验	[306]

鹭湖的忧郁

一轮红澄澄的月亮，像哭肿了的眼睛似的，升到光辉的铜色的雾里。这雾便热郁的闪着赤光，仿佛是透明的尘土，晕眩地笼在湖面。

一群鹭，伸长了脖颈，刷刷地打着翅膀，绕着田塍边的灌木飞过，大气里又转为沉寂，便是闪着翠蓝色绿玉样小脑袋的“过天青”，白天不住的摊开不倦的翅，在水面上来来去去的打胡旋，现在也不见了。只有红色的水蝇，还贴在湿霉腐乱的土皮上，发出嗡嗡的声音来。

有两个人在湖边上。一个个儿高高地，露着一副阔肩膀，跪下来在湖边上开始铺席子。那一个小一点儿的瘦瘦地，抱着一棵红缨扎枪，在旁立定了向远看，好像要在远远的混浊里，发现出边界来。“这天气怎么这样的霉”他微微地附加着一口叹息。那一个并没打理，铺好席子，把两手抱住膝头，身子微撼了一下，抬着脖颈来望着月亮。

“快十五了，咱们今天不在窝棚睡了，咱们在这里打地铺，也好看月亮。”

“这月亮狠忒忒地红！”

“主灾嘞！”

“人家说也主兵呢。”

“唔。”

两个人都暂时静默，湖对边弥漫过一阵白森森的浮气来。在深谷里，被稀疏疏的小紫杨围着的的小土丘上，闪动着一道游荡的灯光，

鬼火似的一刻儿又不见了。

“小心罢，说不定今天晚上有‘偷青’的呢，警空点，我的鼻子闻得出来。”个儿大一点的说。

“那有什么，吓跑了就完了罢，哪天没有。”

“不成，今天得给他一顿好揍，快八月十五了呢。”

那一个讥讽地道：“‘烧饼’也当不得月饼呵。”

“谁说的，至少也痛快痛快手。”

“……”

那小一点的，放倒了红缨扎枪，脱下了脚下的湿鞋，凑到席面上来。“雾更大了。”口中喃喃地说，心里像藏着一种无名的恐怖，在暗中没法排解地霎闪着一双眼睛。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，一切的物象都渐渐清晰起来。那棵夜神样的大紫杨，披下来的黑影，比树身的体积似乎大了一倍，窒息的铺在水面上。一块出水尖石，在树荫里显出苍白色来。全湖面浸淫着一道无端的绝望的悲感。

“来宝哥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小的问。

“二十三了，不小喽。”那一个一团稚气地答。

“我今年十六，妈说我明年就不拿‘半拉子’钱了……”

“你呀，你还是少作一点儿罢，别心贪，这年头儿啥年头，你身子骨儿软，累出痼病一辈的事。”

“可是怎么办呢，爹老了，去年讨了三副力母丸也不见好……我要讲年造一年赚一百呢，就活便开了。”“你得讲得出去呢，不用说你，就我呗，这年头儿没有人要，谁家敢说出一百块钱要人，到上秋粮食打出一百块钱了吗？……何况你又瘦瘦的……”

“我勤俭点呵，多出点活呵。”

“哎，就别管明几个，‘到哪河，脱哪儿鞋！’……呃，可是偷了酒来了，你喝吗？好酒呢！”他从裤腰底下掏摸了半天，掏出一只“酒憋子”来，又是一卷儿干豆腐。

小的寂寞地摇了摇头，看着他吃着。

“可是，玛瑙，我忘记告诉你，就要好了呢，听说张学良到南京合作去了，就要出兵了，这回是真的，不是骗傻子了，说是给义勇军下了密令，从鞋底带来的，所以一过关现在身上都不检查了，就检查鞋

底，说是让义勇军们先干……”

“来宝哥，咱们也当义勇军去好不好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到那时谁都得去，不是中国人吗？”

瘦一点儿的玛瑙沉在沉思里。

“那时我们就有地了吗？”

“地还是归地主的，可是粮食值钱了，人有人要了呵！”

“我都知道——”玛瑙又叹息，“咱们没好，咱们不会好的！”

“你妈要给你娶媳妇了吗？”来宝没头没脑地插进来一句。

玛瑙红了红脸没作声。

来宝便道：

“你吃干豆腐吧，我吃不了……娶个媳妇，好像买一条牲口，你爹也好‘交边’了，享享福，刚才我在湖边儿看见了他，哎，驼的两头都扣一头了。”

玛瑙沉吟了一刻道：“可是娶媳妇也得钱哪，我妈给两块布，那边不答应，说这年头女的值钱，要不是从小订的，现在都想不给了。”

来宝不以为然地道：“嘻，这年头，她妈糊涂，兵荒马乱，大姑娘放在家……哼，你吃干豆腐呵，我吃不了。”

玛瑙还在想自己的心事，并不去吃干豆腐，只是说自己的话：“我爹每天晚上咳嗽，半夜妈还得起来烧遍水，得用热水往下压呀。……”

来宝觉得话越说越沉闷，便止住他道：“哎……咱们睡吧，半夜还得起来打偷青的呢。”

来宝把两只扎枪放在两人中间，便掀开一条破棉絮来盖了。“你不睡吗？”来宝伸出脑袋来问。

瘦瘦的默默不作声，扯开来棉絮的一角也睡下了。

远远的村庄里，有一下狗叫声，旋即静灭。

雾现在已经封合了。另有一道白色的扰混的奶气似的雾露还一卷一卷地卷起来，绕着前边的芦苇，湿冷腻滞地在水面上团成几乎看不见的水玻璃球。渐渐又与上层的黄雾同化在一起。透着月光，闪着茫无涯际的空洞洞的光。

“来宝哥，你说出兵，是在八月十五吗？像杀鞑子似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来宝哥，你方才看见我爹了吗？……”

“你睡着了吗？……好大觉……”

“……”那边骨啾啾地翻了个身。

“来宝哥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黑暗里一双绝望的眼睛向阔空张着。

雾更浓了，对面已经看不清人了。湖边上的两个睡得很熟。沿着他们身后是一垄一垄的豆秸，豆叶儿早已生机殆尽，包在豆荚里边的豆粒儿也都成熟了，只静静立在那儿，等着人去打割。“豆哥哥”碰着这样的月夜，也想不起来叫，因为湿气太重，薄纱样的“镜”都滞住了。

干枯的豆叶，花棱花棱地响了一阵，一会儿又静下来。玛瑙梦中发着呓语，“不要打我呵……下次再不敢了……呵……不要打我的腰呵……不……”一只带着花白的骨针的刺猬猬，正在他身边嗅着，听见他的嚷声，便畏缩地逃回豆地里去。豆叶响动声一刻一刻大起来了，方才那只刺猬猬，已经无影无踪。

终于有割豆秸的声音沙沙地传出来。玛瑙打个鼻嚏，醒转来，把耳朵贴在大地上听着，是镰刀声，豆秸倒地声，放铺声，脚步声……他的眼睛在暗中睁大起来，怀疑地向着月亮看了一眼，大概想看出现在是什么时光来。

他把手向来宝一推，道：“有人了！”声音几乎低到听不见，他又推了他一把，来宝蒙头涨脸地坐起来，向他摆手，然后把耳朵贴在地上。“在‘抹牛地’那边！”他狡猾地笑了一笑，高兴道：“一阵好揍！”

玛瑙见他醒来，轻声问道：“捉他？”

来宝顺嘴说：“捉！一定的，月饼！”

于是两个人悄手悄脚地爬起，向“抹牛地”那边包抄过来。两人都佝偻着腰，怕让那偷青贼看见，事先逃逸了。玛瑙抖抖身子也钻进豆丛里去，心想：“活该这贼倒霉，大过节的一顿胖揍！”手里使劲握住了红缨扎枪。雾很沉，两个人都不能辨别自己的伙伴儿在哪里，只有在豆叶的微动里，觉察出对方来。来宝以纯熟的经验，按照一个直

线，到达“抹牛地”了。他将拳头抱紧，如同一只伏在草丛里等着他的弋获物走来的猛狮一般，两眼睁大，略微停一停，向着红雾里望去。

玛瑙心里十分阴沉，看着混沌的雾气，像一块郁结的血饼样的向自己掷来，不由心头一阵冷悸……

忽地“噢～～”一声惨叫，一件东西沉重地跌倒了，来宝早已和那人扭在一起。

“老东西，这是你家的！”来宝气喘嘘嘘的一边揪打着一边骂着。“这回老杂毛，你再叫！”他死命的揪住那偷青贼的脖子。

“爹爹！爹爹！”玛瑙一阵狂喊也扑滚在地上的两人身上。

来宝怔了一怔，揩着眼睛，“呵……”

躺在地上的老人，脸上罩着一层灰白色的惨雾，喉咙被痰壅塞着，很粗鲁地喘气。脸上有一道污血涔涔地淌下来。

两个青年都失措的不知道怎么办是好。

老人用仇视的眼光狠毒地望着他们，挣扎着站起来。虽然他的腰是驼到无可再驼了，但还可以断定年轻时他定是一个顽固而强健的农夫，至少三十年前他也是个“头把刀”的“打头的”。

“马老爷，马老爷……”来宝呐呐地嘴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老人向前一跳，拾起来地上的镰刀和一条麻绳，回头用眼向他们咒视了一下，便一高一低地走了。

两个默默走回湖边来。

“你睡吧，我不要睡了。”来宝生气地说，他又抱起了膝头。

“你看不起我爹吗？”玛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胡说，你睡吧！”来宝宽宽的肩膀动了一下。

“我……我不成噢，我要挣的多呢。”玛瑙又道。

“你挣得多又怎样呢，能使穷人都好了吗。”来宝轻藐地用鼻子哼他。

“爹……咳，老了！”玛瑙只是叹气。

“老！老头子成呢！”来宝斥他说。

“成？”玛瑙不解地问。

“那当然！”来宝又咕哝着说了一些什么。

玛瑙忧郁地倒在席上，一种无边的哀怆淹没了他。疲惫的脑筋

开始有点麻痹，他觉着一切力量都从身上失去。眼前只是一片荒凉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拯救，从胀痛的呜呜的耳鸣里，只传出一声缠绵不断的绝望的惨叫。

辗转一会的工夫，他便被精神的疲倦，带出一道伤痛与睡眠混和的深渊里，沉浑地失去了知觉。

一觉醒来他又听见有人低语声，似乎离得很远。他想又来偷青的了，来宝不是没有睡吗，难道可怜的爹又回来了。他连忙清醒过来……来宝已经不在他身边了。

月亮像一个炙热的火球，微微地动荡，在西边的天幕上。大概离早晨已经不远了……远方有鬼魂样鸡声在叫着。

“来罢，小伙子……害羞吗？……来！……”

玛瑙听不出声音从哪边来的。

“你打我，好，打我的奶子好了……哎唷，小畜牲！一会儿你就知道我的好处了……来罢，那边……”

玛瑙茫然不能索解，只是袭来一股羞辱与不可知的恐怖。而方才不久听到的那同样的镰刀声，豆秸倒地声，放铺声，脚步声。同样的急切，同样的烦躁，又在不远的地头上出现了。玛瑙的惊惧是可以想见的，他想只要是来宝在这里就好。他乍着胆子，手里本能地捏住了红缨扎枪，冲着割刈声传来的方向赶去。

他生手生脚的，心头忐忑地跳着，幻想着前面一定是一个络腮胡子的大汉子，那汉子又仿佛举起闪电样的镰刀，照准自己的头顶劈来，他几乎要叫出。这时他想退回去找来宝，可是来宝已经不见了，后边也是一片黑魇魇。

“谁！”玛瑙向前大喝一声，声音里抑不住有点颤抖。他这叫声与其说是要吓退对面的人，还不如说是想提高自己的胆子。

当前一个孱弱的小姑娘吓得倒退了起来，一手还举着镰刀。

“你还不快跑，你偷青……呵？”玛瑙看清了他的对手是个发抖的小人物，他突地壮起了胆子，只是奇怪她为什么还不快跑。“你这点小东西，就敢偷！……”玛瑙喝她说。

“我妈——妈不是和——你说好了吗。”她很怕，瑟缩在一团，还举着镰刀，话语说出来一个字一个字都在沉闷的热郁里塞住了。

玛瑙不知是为了自己的好奇，还是为了使可怜的一方破除骇怕，声音不由地缓和下来，轻声问道：

“你妈——是谁呢？”

“我妈，你没见着吗？”那小女孩全体抖着，又复陷入一种剧烈的痉挛里，她以为一切都完了，她妈没有和他讲好。……“呃……我们是两个人，你妈也许跟那个人讲好……喂喂，你不要怕，我不知道，我睡觉了……”小女孩惶悚地小鸡样的向他疑惑地看了一眼，把举起来的镰刀迟钝地放下来。

玛瑙心里出奇的难受，他很想哭起来。

小女孩又转过身去割起豆荚来了，不过还戒备地用眼光从眼角上向这人溜着。

“你有爹吗？”玛瑙昏乱的问着她，不知应该如何来应付他的小贼。女孩儿摇摇头，依然吃力地割着。她的小手握着那豆秸是那样费劲，那样迟慢，一刀一刀不自然地割着。

玛瑙又问：“有爷爷吗？”

女孩儿道：“爷爷咳嗽呢，爷爷说他就要死了。”

玛瑙眼睛亮起来，道：“咳嗽！”

“唔，到晚上就厉害。”

“你妈晚上起来给烧水吗？”

女孩儿不解道：“烧水？”

玛瑙连忙给她解释：

“呵，烧水，压咳嗽。”

“不，我妈没工夫。”

“你妈干啥忙呵？”

“偷豆秸啊。”

“要不偷豆秸呢？”

“也忙。”小女孩轻轻呼出一口气来。大概她是叹息着自己的无力，她割了那么半天，还不够个大人一刀挥下来的那么多。可是她还是毫不倦怠地割着，好像割着就是她的生命里的一切。

“你妈现在在哪里呀？”玛瑙陷入不解的懊恼里。

小女孩全身微微一震，在嗓子里呜噜着。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怎敢一个人来偷呢？”

“我妈说，她一咳嗽，我就割，那就是她说好了。”

“唔……你妈……”他沉吟的落在思索里。“你不害怕吗，这混铤铤的天，对面不见影儿……”

“……”她回过头来看他一下，眼睛里闪着黑光，全身都更缩小了一点。

“你有哥哥吗？”

女孩儿悲惨地摇了一下头。

“弟弟？”

女孩儿无声叹息着。

玛瑙向四外无告地望了一眼，月亮已经西沉了，白茫茫的大雾带着刺鼻的涩臭，慢慢摊成棉毡，为着破晓的冷气的漫延，开始凝结起来。大的分子黏和着小的分子，成为雏形的露珠向下降低了。远远的芦苇，深谷，大树，朦胧里现出粗拙的无定色的庞大的块和紊乱不安的线条。鸡声又叫了，宛然是一只冤死的孤魂无力地呼喊。

小女孩手出血了，在衣上擦着，又弯下身来割。

玛瑙看着她又问道：

“你有家吗？”

“唉……”小女孩挺挺腰，喘口气，她的肋骨完全酸痛，一根一根的，要在她的小小的胸脯上裂开弹去。“求求你，你不要问我了……”她恐惧地向后偷看一眼，想辨明是否因这话而得罪了他。“我割的太少了，……我妈就要来了……该打我了……”最后的理由她吞吐地说出。此刻她完全为恐怖所占有……

玛瑙无神地俯下身来，拾起落在地上的红缨扎枪，木然地向后退去。心头像铅块一样的沉重。

雾的浪涛，一片闷都都的窒人死命的毒气似的，在凄惨的大地上浮着，包育着浊热，恶瘴，动荡不停。上面已经稀薄，显出无比的旷敞，空无所有。月还是红懂懂的，可是已经透着萎靡的苍白。

他一个人踉踉地向前走着，脚下不知踏着什么东西。走出约有二十步的光景，他又顿然停住了，然后大步地转回来。

小女孩看他走过来，触电样的向后一退，神经质地辩诉着。“我

割的不多呀，我割的不多呀，我……再让我割一点吧……我妈就要来了呵……”

玛瑙一声不响从她手里将镰刀莽撞的夺下来，替她割着。

远远的鸡声愤怒地叫着，天就要破晓了。

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

——百哀图之一

豆青碗里闪着红盈盈的油光，高粱米粥的热气向上不住绕旋，有一股香气透出……小弟弟的小眼珠鼓溜溜地注视在热气的花纹上，觉着非常有趣。

爷爷用右手拿起了筷子，平端着举过额头，用左手的食指中指仪式的向筷子的另一端微微一抚，眼光略略一闭，便推开碗，不吃了。

爷爷不吃饭了。

大孩子向小弟弟拱嘴。

小弟弟接到了暗示，便提出了好奇的询问。

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……瞪着小眼睛等着哥哥的解答。

哥哥犹疑了一下，便淡淡地摇摇头。

不知道。

小孩子生气了，埋怨哥哥的呆笨，恨不得自己马上长成哥哥那般大，好对这个变异，发出充分的理解……哥哥似乎一点也不努力去求理解，他虽然今年才九岁，但对什么都如同已经看惯了似的，对一切都缺乏一点儿应有的兴趣。……对祖父也好像不吃就不吃吧……不再去想了。

比哥哥小了三岁的小弟弟立刻感到孤独，竭力作出要想而不能想通的十分吃力的样子，以激发哥哥的同情，使哥哥为了满足小弟弟求知的愿望，而决心的去搜寻出一个满意的结论来。